

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意义。

全国各地革命群众掀起学习《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元旦社论的热潮

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旗帜下结成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 工农群众和革命知识分子大联合夺取文化革命新胜利

坚决保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新华社二日讯 全国各地亿万革命群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中迎来了一九六七年。他们在革命的战斗气氛中掀起了学习《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元旦社论的热潮，并且用它来指导自己的革命行动。广大革命群众越学心越明，眼越亮，信心百倍，斗志旺盛。他们指出：这篇社论传达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向我们发出了新的战斗号召，展示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光辉前程，它将鼓舞我们在阶级斗争的暴风雨中继续奋勇前进，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后胜利。

各地革命群众在学习中着重指出，不管前进的道路上还存在着多少曲折，只要我们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斗争中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推向一个崭新的阶段，坚决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进一步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一定能够冲破一切阻力，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各地革命群众还纷纷表示，一定要坚决响应社论所发出的号召，进一步加强以无产阶级为中心的广大革命群众的大联合，结成更加壮大的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充分发扬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民主，在新的一年里，展开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让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在全国各个领域烧得更加猛烈。

广大革命工人学习了社论后，都感到自己的责任重大，决心不辜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期望，当好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掀起工矿企业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搞好工厂的斗批改，挖掉修正主义根子。鞍钢的革命职工兴奋地说，这篇社论传达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钢铁工人一定要句句都听，样样照办。我们工人对毛主席无限热爱，无限崇拜，无限忠诚，毛主席对我们工人无限重大的期望和责任，我们决不辜负，一定要站在高炉旁，心怀全国，眼望全世界，坚决完成一九六七年伟大的政治任务，抓革命，促生产，夺取革命和生产更大的胜利。长春、武汉、郑州、兰州等地的革命职工，在欢庆新年期间，一面组织学习，一面广泛宣传元旦社论。工人们说，一九六七年是展开空前规模的大革命的一年，是向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

的牛鬼蛇神发动总攻击的一年，是进一步深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年。我们工人阶级一定要高高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同革命学生、革命干部以及广大贫下中农联合起来，乘风破浪，奋勇向前。南昌市广大革命职工在学习了元旦社论后强调指出，我们工人阶级要带头不折不扣地贯彻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斗争中进一步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努力掌握毛主席的战略和策略思想，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团结大多数，把顽固的敌人最大限度地孤立起来，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倒、批臭，掀起工矿企业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

《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元旦社论的发表，极大地激励了五亿农民把农村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的信心。正在召开的湖南省长沙县五千四百多名贫下中农代表，热烈欢呼社论“好得很！”他们兴奋地说：毛主席他老人家就是看得远，想得宽，咱们一定要听他老人家的话，在农村大闹一场文化大革命，把它搞深、搞透、搞彻底。福州郊区农村公社的许多贫下中农，一遍又一遍地收听社论的广播，越听越开心。他们说：元旦社论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是指导农村开展文化大革命的一盏明灯。全国大寨先进单位、河北省平山县南滚龙沟大队的贫下中农学习了社论以后说，如果不把文化大革命推到工厂和农村，不在全国大闹一场阶级斗争，修正主义的根子就挖不掉，无产阶级专政就不能巩固，咱们贫下中农就要重新受苦难。江苏、浙江、山西、安徽等省农村的广大贫下中农都纷纷表示，一定要按照社论所指出的方向，以十六条为武器，大搞农村文化大革命，大学毛主席著作，在文化大革命中解决四清问题和四清复查问题，抓革命，促生产，争取社会主义革命和今年农业生产更大的丰收。

在文化大革命中冲锋陷阵的广大革命师生和红卫兵小将，读了元旦社论后欢欣鼓舞，更加斗志昂扬。他们表示，在一九六七年的文化大革命中，一定要有计划、有组织地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实行和广大工农群众相结合，创造更好的条件来完成学校的斗批改。山东省许多革命小将长征途中，和工农一起举行新年

联欢，一起学习和讨论元旦社论。他们说，看到贫下中农鲜明的阶级观点，看到农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愚公移山精神，看到他们那一双双铁手，足够我们学一辈子的，知识分子劳动化，学校的斗批改，都要从学习工农开始。江苏省一些革命师生在长征途中收听了元旦社论，表示要坚决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去做，走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他们说：老蹲在三丈见方的教室里，是永远也培养不出革命者来的。银川、西宁、昆明等地的革命师生和红卫兵小将，有的根据社论的精神联系本校本地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开始座谈和总结体会，有的出动大批宣传车到工厂农村去宣传，有的整理行装，准备到工农中去。革命小将们说，这篇社论按照毛主席的一贯教导给革命学生指出的方向，有着极其深远的意义，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有战略意义的措施。许多革命小将表示决心要甘当工人和贫下中农的小学生，虚心向他们学习，同他

们一起上班，一起劳动，一起学习，一起讨论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贵阳市有些革命学生表示，一定要同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工农群众结合起来，组成浩浩荡荡的大军，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各地党政机关的革命干部和文化各界的革命知识分子，在认真地学习了社论以后，都表示要进一步打破清规戒律和那些束缚革命的条条框框，到群众中去，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学生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太原、哈尔滨等地许多党政机关的革命干部在学习和讨论社论时表示，我们一定要走出本单位本系统，到社会上去，到工农群众和革命学生中去，向他们学习，和他们同呼吸共命运，一起战斗，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立毛泽东思想，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一定要通过文化大革命的运动，彻底实现党政机关的无产阶级革命化。

周恩来等领导同志

接见罗军队歌舞团并观看演出

新华社二日讯 周恩来、朱德、萧华、杨成武等领导同志，今晚接见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军队歌舞团领队阿波斯托尔·埃米尔上校、团长达努·斯太利安上校，以及歌舞团部分成员，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接见时在座的，有徐立清、张奚若、乔冠华等。

罗马尼亚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伊斯特拉代，

武官索列斯库上校也在座。

新华社二日讯 周恩来、朱德、萧华、杨成武等领导同志，今晚观看了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军队歌舞团的演出。

今晚的演出，是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大会堂里挂着用中罗两国文字写的“中罗两国人民友好万岁”的巨幅标语。一万多名观众对罗马尼亚艺术家们富有民族、民间特色的表演，不时报以热烈的掌声。

罗马尼亚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伊斯特拉代，武官索列斯库上校，观看了今晚的演出。

观看演出的还有各方面的负责人徐立清、张奚若、乔冠华、吴法宪、周希汉、贾若瑜、潘振武等。

演出结束时，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周恩来、朱德等同志走上舞台，和演员们一起合影留念。

在演出结束以后，罗马尼亚军队歌舞团领队阿波斯托尔·埃米尔上校代表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武装部队，把一部纪录中国人民解放军歌舞团一九六五年访问罗马尼亚时活动的影片，赠送给我国国防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徐立清代表国防部接受了这件有意义的礼品。徐立清在致词中对罗马尼亚武装部队表示衷心感谢，他深信，这个礼品对增进中罗两国人民、两国军队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兄弟友谊，一定会产生很好的作用。

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

姚文元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洪流，像大海的怒涛一样，猛烈地冲刷着那些阴暗的毒蛇的巢穴。

轰！被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长期盘踞的旧中央宣传部这个阎王殿倒塌了。

在最近举行的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会上，江青同志指出：“旧北京市委、旧中宣部，旧文化部互相勾结，对党、对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必须彻底揭发，彻底清算。对于我们党内以反对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目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也必须彻底揭发，彻底批判。”

对旧中宣部周扬等人的揭发和清算，关系到用毛泽东思想总结几十年来的革命历史，关系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历史，关系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关系到更深入地挖掘政治上资产阶级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必须彻底搞清。

周扬是一个典型的反革命两面派。他一贯用两面派手段隐藏自己的反革命政治面目，篡改历史，蒙混过关，打着红旗反红旗，进行了各种罪恶活动。是他现在和今后识别反革命两面派的一个很好的反面的教员。他最后的一个公开报告，即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在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大会上题名为《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做又会劳动又会创作的文艺战士》的报告，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典型。

这个报告，忠实地执行了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头目的旨意，极力抵制毛泽东同志关于批判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指示。这个报告，在马克思主义词句的伪装下，对十六年来文化战线上的阶级斗争，进行了肆意的歪曲和捏造。这个报告，把周扬这个修正主义分子，伪装成毛泽东文艺路线的执行人，完全颠倒了历史。特别使人愤慨的是，周扬在这个报告里，十分卑鄙地篡改了毛泽东同志对于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极为重要的指示。

一九六四年六月，毛泽东同志对周扬和他控制下的全国文联和各个协会，提出了一针见血的批评，指出：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绝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这是对以周扬为首的文艺界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的一个严厉的批判和打击。这个指示彻底揭露了全国解放以来，旧中央宣传部领导人，包括周扬在内，执行的是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文艺路线；彻底揭露了文化战线上大多数的机关、团体和刊物，一直被修正主义集团所控制，成为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行全面进攻的工具，必须进行夺权斗争；彻底揭露了周扬这伙文艺界的修正主义分子，正在为资本主义复辟准备舆论，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要在赫鲁晓夫那样的野心家的导演

下，演出裴多菲俱乐部的反革命政变。

毛泽东同志的这个指示，在一九六四年七月十一日当作正式文件发给了各级党组织，推动了全国的文化革命。但是，一贯抗拒毛泽东同志指示的周扬，竟敢在报告中把毛泽东同志的诤明目张胆地篡改成：“他指出，一些重要文化部门的领导、一些文艺刊物，基本上不执行党的政策，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把毛泽东同志指出的“十五年来”这个长时间的期限删掉了，把毛泽东同志指出的“大多数”文化部门和刊物，减少成“一些”文化部门和刊物，千方百计掩盖这条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的罪恶。毛泽东同志揭露他们这一伙人“做官当老爷”，就是当了资产阶级贵族老爷来专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政，也被周扬删掉了。最不能容忍的是，他把毛泽东同志最重要的话，即指出周扬控制下的这些协会“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这个精确的科学论断和严厉的政治警告，一刀砍掉，统统删去。在“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伪装下，玩弄了一个篡改、歪曲、抗拒毛泽东思想的偷天换日的大阴谋。

毛主席的这个指示，决不是周扬的黑手所能涂抹得了的。下面，我们将以毛主席的这个指示为指针，通过对十六年来阶级斗争历史的分析，用大量确凿的事实，来揭露周扬反革命两面派的真面目。

（下转第二版）

知识分子同工农群众相结合,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名闻社论

在无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的凯歌声中,迎来了一九六七年。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推向一个新的阶段。在短短的时间内,广大革命群众在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以摧枯拉朽之势,揪出了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了那些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夺回了他们长期盘踞的阵地。

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我国的政治生活、社会面貌、人们的精神状态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工农业生产、科学技术和其他各项工作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目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向着更深入、更广阔的方面发展。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群众投入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洪流中来了。革命师生走出了课堂,到工厂,到农村,开始和工农群众相结合。文化大革命从学校、机关扩展到工厂和农村,标志着更大规模的群众革命运动正在兴起。

我国从“五四”以来的历史证明,革命群众运动,往往是从学生运动开始,走向和工农群众相结合,形成大规模的工农群众革命运动。今天,广大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面胜利,就要走历史的必由之路,有计划地有组织地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和工农群众一起闹革命。

毛主席教导我们:“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

工农群众是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广大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只有和工农群众相结合,和他们变成一体,组成浩浩荡荡、坚强有力的文化革命大军,在全国范围内,打一场文化革

命的人民战争,才能彻底破除社会各个角落的一切剥削阶级的旧东西,斗垮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只有把社会上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好了,学校和文化各界的文化大革命才能彻底完成,才能巩固下来。

广大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只有和工农群众相结合,才能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肃清它的恶劣影响。极少数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妄图复辟资本主义,包庇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惜镇压群众,打击革命,挑动群众斗群众。工农群众和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旗帜下联合起来,坚决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就可以完全孤立和彻底打倒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后胜利。

广大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相结合,可以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宣传文化革命的十六条;和工农群众一起,在斗争中进一步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使毛泽东思想更加普及,更加深入人心,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让毛泽东思想占领一切阵地,从而把全国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广大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一定要放下架子,拜工农为师,甘当小学生。要学习工农群众无限热爱毛主席、无限崇拜毛泽东思想的深厚阶级感情,学习他们爱憎分明的坚定立场;学习他们一心为公的高贵品质,学习他们热爱劳动、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要真正做到和工农群众打成一片,和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要坚持下去,经受考验。要模范地执行党的政策,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调查研究,不要自以为,不要包办

代替。要和工农群众一起商量解决文化大革命中遇到的问题。

毛主席号召我们: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我们一定要实现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把意识形态领域里的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货色彻底砸烂,建立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相适应的无产阶级新文化;把自己培养成为能文能武、亦工亦农的革命的可靠接班人。我们要实现毛主席的这个伟大号召,也必须通过和工农群众相结合,参加了实际斗争,倾听了工农群众的呼声,了解了工农群众的要求,才能彻底搞好学校的斗、批、修,彻底改革教学。

广大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在和工农群众结合的过程中,要积极响应该林彪同志的号召,以“只争朝夕”的精神,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要把《老三篇》当作座右铭来学,学出新水平,用出新水平;狠斗私心杂念,让“公”字大放光彩。要坚决反对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思想,不为名,不为利,不怕苦,不怕死,一心一意为革命,完全彻底为人民。要以最大的自觉、最高的标准改造自己的思想,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

毛主席说:“一切腐朽的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的其他不适用的部分,一天一天地土崩瓦解了。彻底扫除这些垃圾,仍然需要时间;这些东西崩溃之势已成,则是确定无疑的了。”

放眼国内外,形势无限好。在伟大的领袖毛主席领导下,七亿中国人民,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正在从事前人没有做过的事业,创造一个毛泽东思想光辉照耀的无产阶级新世界。

历史赋予中国人民极其伟大、极其光荣的使命。让我们“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未来是属于我们的!

(一月一日)

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

(上接第一版)

一部反革命两面派的历史

周扬在对青年业余作者的报告中,伪装出一贯正确的姿态,跳出来“总结”解放以来“五次大辩论、大批判”。他竟把自己打扮成是“全面地正确地执行毛泽东文艺路线”的代表者。

这是假的。这是撒谎。这是颠倒黑白。这是在光天化日之下伪造历史。真相如何呢?

请看周扬在历史思想战线上的大斗争前后的真实面貌:

第一次大斗争,是一九五一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这次斗争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当时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运动正在全面展开,资产阶级同封建残余势力勾结,向年轻的无产阶级专政发动了一场猛烈的进攻。他们抛出了《武训传》。这是一部狂热地歌颂地主阶级及其走狗,狂热地宣扬最无耻的奴才主义、投降主义的,狂热地诬蔑农民革命斗争的极端丑恶的反革命电影。远在解放以前,国民党反动派的“中国电影制片厂”就动手拍摄这部影片,他们没有来得及拍完,人民解放军的炮声响了。解放以后,周扬修正主义集团的另一个头目夏衍继承了国民党反动派未完成的事业,在他的直接领导下拍完了这部反革命电影。电影一放映,立刻就受到一批党内外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吹捧,号召学习武训和“武训精神”,也就是要无产阶级像武训那样向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屈膝投降。毛泽东同志亲自发动了对《武训传》的批判。他在为五月二十日的《人民日报》写的一篇题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社论中,尖锐地指出了文艺界的一些“号称学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向资产阶级反动思想投降的错误,严肃地责问:“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马克思主义,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毛主席所说的“一些共产党员”,为首的包括周扬。周扬当时担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文化部党组书记。他自称“我自己很早就看过了电影《武训传》”,这部电影是经过他批准后在全国范围放映的。这部反动电影一出来,立刻被毛泽东同志发现了。当时,中央有的同志通知周扬,《武训传》是一部宣传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反动电影,必须批判,还没有说到毛泽东同志的意见,就被周扬顶了回来。周扬趾高气扬地摆出一副十足的贵族老爷架子,十分轻蔑地说:“你这个人,有点改良主义有什么了不起嘛!”

五月二十日《人民日报》社论发表以后,在毛泽东同志的严厉责问下,周扬被迫出来做了几句假检讨。实际上他一直在阳奉阴违,寻找机会反扑。一九五一年六月四日,《武训传》批判刚开始,周扬立刻就写了一封黑信给他的一员大将于伶,指示于伶“在思想斗争问题上”,“具体处理要慎重,仔细,不可急躁鲁莽”。并焦急地说:“我们最需要知道的是真实情况”。于伶当时窃踞了上海文化局副局长,他包庇和勾结着一批形形色色的牛鬼蛇神。所谓“慎重、仔细”,就是要于伶注意“仔细”保护资产阶级力量,保护那些披着文艺外衣的反革命分子;所谓“不可急躁鲁莽”,就是指斥文艺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尽量削弱毛主席批评中尖锐的政治内容,采取拖延的策略,以便把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最后化为一个“认识”问题。周扬在信中加了圈的所谓“真实情况”,就是要收集保护资产阶级右翼的种种材料,进行反党活动。这是周扬一伙在《武训传》批判过程中的一次反党大阴谋。

在毛泽东同志发起下,突破了周扬的重重抵抗,组织了一个调查历史调查团。这个团克服了周扬派来的他的秘书锺伯乐的工贼破坏,依靠广大群众开展了工作。这个团的调查结果,就是七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八日的《人民日报》连续发表的《周扬历史调查记》一文。这篇经过毛泽东同志修改的文章,以铁的事实揭开了武训这个大地主、大债主、大流氓的反动面目,为这场大辩论作了最好的总结。这时周扬见铁证如山,再抵抗下去不行了,立刻变换了策略,赶紧摆一副面孔,出来写文章,资资本。他在八月发表的文章中,先说了两句什么自己“没有能够充分地认识和及早地指出它的严重的政治上的反动性”,然后摇身一变,出来做

“系统的”总结,好像这场伟大斗争的领导者,不是别人,而是他周扬!当然,周扬对毛泽东同志的批评是决不甘心的。批判的高潮刚过去,周扬就迫不及待地站到第二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的讲坛上,发动攻击,为《武训传》批判“纠错”。他在题为《为创造更多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而奋斗》的报告中,声色俱厉地说:“自从《武训传》批判以后,“我们的批评工作中发生了一些偏向”,“应当加以纠正”。接着就猛烈地攻击什么“从教条主义出发”的“一些粗暴的、武断的批评”,“一部分读者的偏激意见”(即广大工农兵的革命批评),再加上党的领导不“支持”所谓“创作事业”,“使不少作家在精神上感到了压抑和苦闷。这种情绪是需要设法转变的。”

请看,周扬在这里“纠错”纠得多么彻底!他实际上把由毛泽东同志发动的对反动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彻底否定了,把工农兵的批评一打扼杀了,也把毛泽东同志对周扬等“号称学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的批判推翻了!无产阶级刚刚开始批判资产阶级,周扬就大喊大叫“苦闷了”,“压抑”了,这个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映他那个阶级的呼声是多么微弱啊!

请看,《武训传》批判前后,周扬扮演的是一个什么角色!开头,他以文艺界“老头子”的身份,领着他那一伙放毒,大反毛泽东思想,大反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抗拒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战斗一打响,他连忙来个假检讨,蒙混过去,欺骗党、欺骗人民。然后,他装出“正确的”姿态来“总结”斗争,把功劳算在自己账上。接着,他就逐步把运动拉向右转,向革命人民发动反攻倒算。同志们,请注意,周扬是玩弄反革命两面派的老手,抓住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看清楚周扬在历次斗争中的基本面貌。也可以看清楚他已经揭露和尚未揭露的“两面人”的特征。

第二次大斗争,是一九五四年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和胡适反动思想的批判。这次斗争发生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深入展开的重要时期。随着党提出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总路线,不甘心死亡的资产阶级加紧了对社会主义力量的进攻,并且加紧在党内寻找他们的代理人。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彻底揭露了和粉饰了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篡党阴谋。斯大林逝世后,现代修正主义逆流泛滥。这种情况直接影响到我国文艺界,使党内外的一些资产阶级分子活跃起来。以周扬为首的文艺界修正主义集团,利用他们垄断的刊物和报纸,大力吹捧和支持资产阶级“权威”,对马克思主义的新生力量则采取了贵族老爷式的压制和打击。他们全力支持极端反动的胡适派的唯心论,毒辣地镇压一切起来批判资产阶级的人,为资产阶级抗拒社会主义改造服务。毛泽东同志看到了文艺界黑线专政的严重形势,又发动了对《〈红楼梦〉研究》和胡适反动思想的批判。

一九五四年十月十六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和其他有关同志的一封信中,尖锐地深刻地批评了以“大人物”自命而镇压对资产阶级批判的“某些人”,他愤慨地说: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斯大林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上是美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①,在全国被称之为,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毛泽东同志尖锐批评的以“大人物”自命而压制“小人物”的“某些人”,反对在《人民日报》转载批判俞平伯的文章的“某些人”,为首的包括周扬,也包括丁玲、冯雪峰支配的“文艺界”,

正是周扬,一贯执行一条吹捧资产阶级“权威”、压制马克思主义新生力量的反动路线。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他在《文汇报》发表的题为《论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中,就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吹捧为“革命的领导力量之一”,说什么离开了他们“革命搞不成”了,胡说什么进城的工农干部没有知识,“这一方面的缺陷,就需要城市的知识分子来填补。”他又一再叫喊要“依靠作家、艺术家自己的团体”,用所谓“社会方式

来领导艺术创作”(一九五三年《文艺报》第十九期),不许无产阶级插手资产阶级“权威”控制的“团体”。周扬就是这样把资产阶级“权威”、叛徒、反革命分子安排、“填补”到文化界的各界里,去作“领导力量”,压制一切革命者对他们的批判。

正是周扬,直到一九五四年《〈红楼梦〉研究》批判展开前夕,还专门在《发扬“五四”文学革命的战斗传统》一文中,五体投地地吹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什么“民主倾向”,什么“有思想、有才能”,什么有“抱负和理想”,什么“有良好的、正直的人”,……你们看,这不是简直把中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捧上了天吗?

正是周扬,还在这篇文章中大排特排“西方先进的科学和先进的文化思想”,这里的“西方”,是指资产阶级阶级的文化,就是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宇宙观,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胡适派的唯心论,即资产阶级实用主义。把资产阶级反动哲学说得那么神圣,这不是对命平伯之流的资产阶级“权威”最大的捧场吗?这不是十足地“甘心”作资产阶级代言人吗?

正是周扬,在这场大斗争中又重演了一次反革命两面派的角色。战斗刚开始,周扬就尽力想把这场尖锐的政治思想斗争,化为一场所谓“纯”学术讨论。一九五四年十月二十四日,他在中华全国协会古典文学学会召开的座谈会上,迫不及待地要人们去研究“包含复杂的内容”的所谓“学术思想上的问题”,开了一大批题目,要人们去搞烦琐考证。十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发表了质问《文艺报》编者的文章,公开揭露了文艺界某些领导人的资产阶级贵族老爷气度。周扬看看形势不妙,马上及时制造假检讨。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八日,他在全国文联主席团和全国作协主席团扩大会议上,说什么“放弃了对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批判和斗争”是我们工作中最大的错误。我也是犯了这种错误的。”等等。这个“检讨”,拆穿了说,不过是“错误人人有份”而已。他根本不提想为清算一下自己反动的资产阶级政治立场,只是想借此蒙混过关。什么“我们”进一步展开了对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贪天之功以为己功,不知人间有羞耻二字。人们都清楚:这个“我们”是不包括你周扬的。你的所谓“全面批判”不过是搞清楚一变的故技重演,这是为了保持你窃踞的领导地位,以便把斗争拉向右转,开展反攻倒算。到了一九六一年、六二年,你们不是连续发表了成百万字的曹雪芹年表考据、祖家考据、大观园地址考据……等等奇谈怪论,登了整版整版的稀奇古怪的地图,为胡适派唯心论实行了一次大复辟吗?

第三次大斗争,是一九五四年到一九五五年紧接着批判胡适而展开的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这是一场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亲自领导之下的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尖锐斗争。是对反革命势力的一个严重打击。周扬的思想同胡风思想本质上是一样的,他同胡风一样,反复鼓吹“艺术的最高原则是真实”(一九五二年),反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反对毛泽东思想。他同胡风一样,反对对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反对对作家深入到工农兵中去,甚至狂妄地说“不去,也是可以结合的”,“我们和工农是要分工的”(一九四九年),公然以贵族老爷自居。他同胡风一样,反对写重大题材,反对对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大力鼓吹所谓“选择题材”上要有“完全自由”,要“最大限度地保证这种自由”(一九五三年)。他同胡风一样,主张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人性论,反对阶级分析,用所谓“新的国民性的成长的过程”(一九四九年)之类人性的语言,来歪曲劳动人民的阶级面貌和阶级性格。他同胡风一样,提倡“创作就是一个作家和生活搏斗的过程”、就是“主观和客观完全融合”“物我一体”(一九四一年)之类极端反动的主观唯心论的创作方法。他同胡风一样,把西方资产阶级文艺著作奉为至高无上的祖师。胡风的反动文艺思想,周扬都有,只是仿得更巧妙些。一九五二年,周扬、林默涵等人召开过一个所谓“批判”胡风的座谈会,在会上就吹捧胡风是“政治态度上拥护毛泽东同志”,在“大的政治方向政治斗争上”,是“同党站在一起的”,甚至把这个反革命头目捧做“非党的布尔什维克”。完全暴露了周扬一伙同胡风“政治方向”上是一致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所以要攻击周扬等人,并不是也不可能不是攻击周扬的这一套。正如《人民日报》编者在《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的接语中指示的:“反革命分子的攻击少数人不过是他们自己的借口”,他们攻击的目标是我们的党,是毛泽东思想。可是周扬却利用反胡风斗争捏了一个机,他抓住胡风攻击他周扬这个假象,把自己打扮成好像是毛泽东文艺路线的代表者。从此就神气起来了。从此就更加露骨地使用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手段了。其实,拆穿了,这是一场政治投机,是一个大骗局。

(下转第三版)

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

(上接第二版)

狐狸尾巴是藏不住的。果然，对胡适、胡风批判的革命硝烟还没有消失，周扬就急忙把对资产阶级的批判和斗争拉向右转。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周扬写了一篇《纪念〈草叶集〉和〈吉·吉诃德〉》的文章。当时，毛泽东同志坚决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已经发表，中国农村正处于伟大的社会主义高潮中间。毛泽东同志号召文艺工作者到农村中去，到火热的群众斗争中去，大写“成千上万”的英雄人物；周扬却拚命相对地狂热地鼓吹戈·吉诃德什么的“高度的道德原则”，即资产阶级的道德原则；他特别狂热地吹捧十九世纪美国资产阶级诗人惠特曼，要作家把他当作“参加斗争”的“范例”。他还从惠特曼著作中抬出了一种“新型的人”，当作中国人民的“光辉榜样”。请看：

惠特曼的奇异贡献是他在他的诗篇中创造了“人”的一种光辉形象。读了他的诗，人们就好像能够看见一种惠特曼式的人，一种新型的人，身体健康，心胸开阔，有崇高的理想，劳动创造的手，并且永远乐观。

惠特曼式的人，肯定的说，是一种新的人，是一种足资我们学习、模仿的光辉榜样的人。

在这里，周扬用“劳动创造的手”这样一个迷惑人的短句，好像惠特曼歌颂的是劳动人民，不，《草叶集》中所歌颂的“人”，并不是什么抽象的人，更不是劳动人民，而是美国资产阶级的化身。我们查了一下，发现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周扬在延安《解放日报》上的一篇文章中，早就吹捧过美国资产阶级。那时他直截了当地说出了他所欣赏和赞美的惠特曼式的“人”，是“充满信心的美国资产阶级的典型，肉体地健壮，胸怀广阔”。丑死了，丑死了，把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狭窄心肠捧做“胸怀广阔”，不要肉麻吗？在六亿工人农民反对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时刻，在社会主义英雄人物成千上万地涌现的时刻，周扬再一次把反动虚伪的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捧做“崇高理想”，把惠特曼当作“参加斗争”的“范例”，把“美国资产阶级的典型”叫做“新型的人”，当作“光辉榜样”，把堂·吉诃德的骑士道德捧作“高度的道德原则”，要人去当“学习、模仿”，这不是公开同毛泽东思想对抗吗？这不是对于六亿工人农民的翻天覆地的社会主义革命一个猛烈的反扑吗？这不是要篡改资产阶级和党内右倾机会主义者“永远乐观”，坚决抗拒社会主义改造，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吗？

这还不够。紧接着对西方资产阶级的吹捧，一九五六年三月，周扬就迫不及待地在一《建设社会主义文学的任务》的报告中，破天荒地第一次封了五位所谓“当代语言艺术的大师”。他用双手奉上“大师”的皇冠，表现了已是资产阶级“权威”忠实的代理人。这也是从外国学来的。这是命令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权威”跪倒投降，这是对于毛泽东同志历次指示的猖狂大反攻。这顶帽子封了許多人的嘴。当一九五八年、五九年，有一些要求革命的“小人物”突破了周扬的禁令，甘冒挨打的危险，对其中某几位“大师”进行了一点批评时，周扬马上出来为这些“大师”保镳，多次用最恶毒的语言打击批评者。一九六二年二月，他在对“老剧作家”的讲话中愤恨地反诬道：“有人对有些作家被称为语言艺术大师不满意，说是捧场。……要不要学语言？有人说不要跟人家学？”这不是要青年死心塌地做资产阶级“大师”的奴仆吗？连对资产阶级表示一点“不满”都不准，真是蛮横极了。

第四次不准，是一九五七年粉粹资产阶级右派猖狂进攻的伟大斗争。这次斗争，发生在我国经济战线上在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苏共“二十大”以后国际修正主义的犬牙交错泛滥，直接促使了国内的修正主义逆流的发展。周扬在这个时期发表了一连串的讲话和文章，为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提供了精神武器。

一九五六—五七年，苏共“二十大”刚开过，周扬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就赤裸裸地说：

一定要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我们不只学习苏联，也要学习资本主义国家中那些进步的艺术家。……比如《居里夫人》就是很好的片子，思想性或艺术性都是很高的，这是十几年以前的美国片子，虽然不是全面宣传共产主义，但是那就是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居里夫人的世界观和我们共产主义者的世界观是一致的。所以我们要与资本主义国家的进步文艺发生更密切的关系……我们应该吸收他们的好的东西，在这样的过程中，我们会影响他们，而他们也会影响我们。

这是一篇搞“和平演变”的计划书。《居里夫人》是美国罗斯福执政时拍摄的一部反动影片。它通过居里夫人的一生，集中宣扬了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平主义、个人奋斗、成名成家、阶级调和的反动观点，宣传了科学家的活动是超阶级、超政治的，要为“全人类”服务，实际上是妄图资产阶级榨取高额利润服务。美国垄断资产阶级拍出这种“传记片”，是想用比较隐蔽的形式，为资产阶级涂脂抹粉，“影响”和腐蚀美国劳动人民，使他们放弃阶级斗争的道路而幻想跑到资本主义社会上的上层，用心极为恶毒。它比那些色情片、“西部片”有更大的欺骗作用。周扬把它当作宝贝，称颂它是“进步的艺术”，是要做美帝国主义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即用西方资产阶级反动艺术来“影响我们”，使我们的艺术变成社会帝国主义，卖资产阶级肉体的修正主义艺术，为培养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服务。同志们只要看一看，这些年来，在周扬一伙控制下出了多少坏电影，这些坏电影同西方资产阶级艺术有多少“密切的关系”，就会懂得向美国这种“进步艺术”学习的结果是什么了。

周扬说，“居里夫人的世界观和我们共产主义者的世界观是一致的”。这是一大发明。你们同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一致”，说明你们伙伙“共”产主义者”嘴上的“共产主义”是假共产主义，即修正主义。这难道不是暴露了你们的一个大秘密吗？请看自然科学领域中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不是同周扬一样，到处同资产阶级反动世界观“一致”吗？

不久，周扬在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让文学艺术在建设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发挥巨大的作用》一文。这是一个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纲领，这是一篇反党反毛泽东思想的宣言书。

周扬在文章中大反“庸俗化”“简单化”“清规戒律”“宣传作用”，认为党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对待文艺工作的简单化、粗暴的态度”，“严重地束缚了作家、艺术家的创作自由”。自由是有阶级内容的。抽象的“创作自由”是资产阶级的反党口号。在阶级社会里，没有阶级的自由，没有超阶级的自由。有了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对资产阶级进行专政的自由，就没有资产阶级和一切反动派进行反革命运动的自由。有了资产阶级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自由，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自由。周扬向党伸手要“创作自由”，是为资产阶级专政反党反社会主义自由，让牛鬼蛇神解除“束缚”，自由地搞反毛泽东思想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活动。周扬所解说的所谓“教条主义”“清规戒律”，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阐明的关于无产阶级文艺的根本原则；他所攻击的“宣传作用”，就是反对文艺宣传无产阶级即共产党的世界观。“创作自由”和所谓“反教条主义”这两个反党口号，后来成为文艺界资产阶级右派猖狂进攻的主要武器。直到一九六二年、六三年，不是还有人用“尊重创作自由”之类的老谱，来为

各种毒草催生吗？

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攻凶猛，周扬反革命的真面目就暴露得越清楚。正当资产阶级右派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达到高潮的时候，一九五七年四月九日，周扬在《文汇报》上发表讲话，眉飞色舞地欢呼“剧目开放是戏曲界的一件大事”，为舞台上乱舞的群魔乱舞；极力赞美右派分子刘宾雁等从苏修那里搬来的所谓“干预生活”的一批大毒草，认为“尖锐地揭露和批评生活中的消极现象的作品，愈来愈引起了人们的注目”。在四月间，周扬召开了一系列的会议，呼风唤雨，煽风点火，反对所谓“春寒”，要求“春暖”，鼓动右派起来争取“春天”也就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到来。五月十三日，他在一次报告中疯狂地诬蔑共产党员“像特务一样”“像木头一样”，极力称赞当时成为章罗联盟喉舌的《文汇报》放火“胆大于大”。他说，讲要杀几百万共产党员的人，“也不见得就是反革命分子”真是毒牙毕露。这完全证实他是一个漏网的大右派。

反右派斗争一打响，玩弄反革命两面派手段的周扬，立刻又见风转舵，巧妙地摇身一变，把自己这个大右派的狰狞面目藏起来。在整风开始的时候，周扬和旧中宣部负责人，十分热心地积极为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翻案，要摘掉他们反党的帽子，直接把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可是反右派斗争一反应，周扬却立刻利用对丁玲、陈企霞、冯雪峰峰的批判，把自己这个大右派打扮成左派，俨然用“一贯正确”的姿态出来总结文艺界反右派斗争。在《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一文中，他把“我们这些人”分成“两种人”，一种人是“同党不是一条心”，“不肯按照集体主义的精神改造自己”的；另一种人就是周扬，说是已经“丢掉个人主义的包袱”，“同党一条心了”。对照一下那些恶毒的右派言论吧，这种两面派的手段是多么卑鄙啊！前次，在反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周扬用两面派的手段投了一次机；这次，在反丁玲、陈企霞、冯雪峰反党集团的斗争中，周扬又用两面派的手段投了一次机。他用这两次投机，把自己的罪恶掩藏了过去，包庇了一批右派、叛徒混过关，把他黑线中的一伙人还插到文艺界各级领导岗位上去了，扩大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势力。这还不算，他又乘机翻案，篡改他在三十年代执行王明右倾机会主义、提出“国防文学”这个投降主义口号的一段历史，反诬鲁迅是“宗派主义”。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他要了多少花招！

有一些人总爱写什么三部曲。总起来看，周扬的一套把戏，原来玩的也是三部曲：向党向毛泽东思想猖狂进攻；然后马上用假检讨或者伪装认罪一变而站至正确方面；然后大搞反政倒算，发动新的进攻。周扬的所谓“一贯正确”史，就是一部反革命两面派史。然而，阶级斗争的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周扬混过了这四次大斗争，在第五次大斗争中，三部曲还没有演完，他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面目就彻底暴露了，就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铁利彻底戳穿了。

大风大浪中的大暴露

一九五八年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提出以来的历史，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更加深入发展的历史。在这个期间，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同党内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了两次大斗争，即一九五九年的一次，最近的一次。在斗争中，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空前伟大的胜利。

在这场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旧中宣部、旧文化部、旧北京市委的领导人，包括周扬在内，进一步暴露了他们反革命修正主义面目。周扬自以为自己的势力更大后，政治资本更多了，加上了旧北京市委的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作后台，有了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物的支持，可以更加放肆了。在这种估计下，他就抛掉了伪装的一面，赤裸裸地摆出了他反革命的本来面目，更加恶毒，更加疯狂、更加嚣张地向党、向无产阶级专政、向毛泽东思想发动进攻。

一九五九年一月，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召开了苏共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在会上对我国总路线、人民公社、大跃进，进行了恶毒的诬蔑和攻击。在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集团的支持下，自命为海瑞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在庐山会议上，提出了一个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纲领，梦想推翻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把我们拉回资本主义的黑暗道路上去了。在这个过程中，周扬猖狂地进行了大量的反革命活动，积极为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政治需要服务。

一九五九年二月，周扬在《牡丹》二月号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在洛阳宣教干部座上的讲话》，说什么经过了一九五八年的批判，“有一种被压抑的情绪”，现在要解放过来，“要使人敢于讲话，敢于发表不同意见”。“人人”是划分为两个阶级的，“要使运动员起来的‘人人’是什么阶级的人呢？就是一小撮资产阶级右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不是你压倒我，就是我压倒你。不是无产阶级和广大革命人民被资产阶级‘压迫’，就是资产阶级被无产阶级和广大革命人民‘压迫’，有阶级对立存在，就根本没有什么‘人人’平等，‘人人’不受‘压迫’的社会。无产阶级专政对广大革命人民实行最广泛的大民主，对一小撮地富反右派分子就要进行坚决的专政。只有对敌人进行专政，才能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周扬所谓要“人人敢于讲话”，就是要把那些被批判的牛鬼蛇神重新扶起来，只准他们“讲话”攻击毛泽东思想，攻击党的总路线，不准无产阶级“讲话”批判他们。“也要让少数人讲话，因为他代表某种社会力量”。这是混淆黑白。对所谓“多数”和“少数”，都必须作阶级分析。坚定的左派和顽固的右派都是少数。右派是极少数。左派争取、团结了中间派才成为多数。你周扬残酷地压迫无产阶级左派这个“少数”，却却支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登台夺权，这分明是要他们来革命人民的权利。

一九五九年初春，周扬为了贯彻他鼓动牛鬼蛇神“敢于讲话”的反动纲领，向周扬芳推荐《海瑞上疏》的题材，并且提供了具体材料。他向周扬说：现在“大家不敢讲话，演一演这类戏是需要的”。“少数人”到了两个反党分子私下对话的时候，变成了“大家”。这个“大家”就是他们所代表的极少数地富反坏右。他要通过《海瑞上疏》，为右倾机会主义者和一切牛鬼蛇神打气。一九五九年，他到处宣传“海瑞精神”，还广泛动员各地来这个文艺团体的干部和演员，要求他们“选择海瑞、包公”作为“今天历史剧”的主角。吴晗不是说写反党的“海瑞戏”也要“全国一盘棋”吗？这“一盘棋”的指挥者就是周扬。

一九五九年二月，周扬在创作工作座谈会上疯狂地攻击大跃进，奴颜婢膝地把现代修正主义的反动艺术叫做“国际水平”。他咒骂我们的学说：“有了一千万吨钢，就以为了不起，连苏联也不放在眼里了。”伟大的七亿中国人民的“眼里”有五大洲的革命风气和全世界的阶级级别，就敢于蔑视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包括美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在内，敢于同一切妖魔鬼怪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鄙视它们，压倒它们，战胜它们。周扬“眼里”只有几个修正主义的狐群狗党，他当然要对着大无

畏的中国人民狂吠了。他还攻击我们的党“违背国际主义”。这证明了他所谓的“国际主义”，就是把修正主义奉为“老子党”，跟在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屁股后面，亦步亦趋。这是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完全对立的资产阶级的奴才主义。

一九五九年六、七月间，周扬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届文艺会演大会干部座谈会上作了讲话。这个报告，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不久之后在庐山会议上提出的反革命路线唱得完全是一个调子。他诬蔑我们歌颂大跃进是“搞粉”，是“乱用群众的积极性”；他攻击群众运动，咒骂群众歌曲是“老古董唱歌没有人听”；他咒骂群众人民不配作诗，因为“做诗本来是要灵感的”；咒骂“中学生是些小娃娃，十二三岁”，根本没有资格过问政治，如果要他们学习政治，是“庸俗的了解政治服务”。一谈到大跃进，一谈到群众运动，包括工农兵起来掌握文化中的群众运动，他就冷嘲热讽，指手划脚，极其其挖苦打击之能事，这是出于他的资产阶级憎恨社会主义、憎恨革命群众的阶级本性。这种站在群众运动对面的人，不管多少的职位，到头来总是碰得头破血流的。事实无情地证实了周扬，今天，不但从“老古董”到青少年都齐声高唱革命歌曲，“十二岁”的“中学生”和小学生，也正以空前高涨的“积极性”投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向资产阶级发动一场全面的总进攻！

周扬在这个报告中还极端狂妄地攻击说：“十年来”，有我们自己的“科学著作”没有？周扬妄想把解放以后十年中，毛泽东思想在各个方面的伟大发展，一笔抹杀，真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周扬这个家伙，你低头听啊：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九年，十年以来，党中央出版了光芒万丈的《毛泽东选集》，成为我国和全世界人民进行革命的指南针，这算不算“科学著作”？十年以来，在政治、军事、哲学、文化、经济、党的建设等各个方面，毛泽东同志写了《论人民民主专政》《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论十大关系》……等著作划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进一步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这算不算“科学著作”？十年以来，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了思想战线上的历次伟大斗争，写了《应当重视电影、戏剧创作的讨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等等著名文章，包括本文第一次提到的直接批判你周扬的那些重要指示，这算不算“科学著作”？你的反革命面目难道还不清楚吗？

其实，拆穿了，你们所谓“科学著作”，就是现代修正主义那些又臭又长七拼八凑的“条条”、“本本”、“教科书”，就是那些“嘴尖皮厚腹中空”的牛皮，你们眼睛里只有有洋菩萨的修正主义狗，毛泽东思想这个战无不胜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科学，掌握了毛泽东思想的广大群众手中的活哲学、活科学，你们一概疯狂地反对。这充分暴露了旧中宣部一伙人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罪恶本质。这种罪恶，要全党共讨之，全国共诛之！

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二年，国内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向社会主义发动进攻达到了高潮。现代修正主义者联合美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加紧对我国我们党进行封锁、包围、诬蔑、渗透、颠覆。妖魔鬼怪纷纷出笼，修正主义逆流泛滥一时。周扬不但积极组织文艺界的牛鬼蛇神，为阴谋篡权、篡军、篡政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作舆论准备；也是一个发了狂、红了眼、自己出来打头阵的主将。他连续召开许多专业会议，抛出了一个一个的修正主义纲领；他还跛脚在全国乱跑，上海、长春、杭州、大连、福州、厦门……，到处开会，到处做报告，四面点火，八方煽风，鼓动和策划牛鬼蛇神起来夺权，起来翻案，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文艺界的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几乎都是从周扬一伙那里拿到通行证，按周扬的信号弹行动的。一切接近死亡的反动阶级，总是利令智昏地来自我大暴露，以便革命人民看出他们的真相，群起而灭之。下面我们只举出几个突出的方面：

周扬疯狂地反对和咒骂毛泽东思想。周扬一贯反毛泽东思想，但过去总要用反革命两面派的手法披上一件伪装。一九六一年以后，他以为形势对自己有利，资产阶级反动的反群阴谋就要得逞了，索性抛掉伪装，赤膊上阵，跳出了来破口大骂。

一九六一年二月，周扬跑到上海，在一次座谈会上，他攻击有的戏“把‘感谢毛主席’这句话直接表现出来，一遍还不够，感谢了三遍四遍”。感谢毛主席，感谢共产党，永远跟毛主席走，跟党走，这是几万万中国劳动人民从心里喊出来的，是每一个从剥削阶级压迫下得到解放的劳动人民永远不能忘记的头等重大事，为什么你周扬这样深恶痛绝？这完全表现了周扬反革命的阶级本性。

一九六一年三月，周扬跑到福建去大骂毛泽东思想。他说：“毛泽东思想是一条红线，太多了就不是红线，而是红布了。政治是灵魂，灵魂不是肉体……灵魂不占地方，来去无踪。”把毛泽东思想变成一根“来去无踪”、“不占地方”的线，这是明明要吧毛泽东思想起出各个领域，让修正主义、资本主义思想去挂帅么？这一段十分刻毒的黑话，他到处讲，翻来覆去不知讲了多少遍。

一九六一年六月，周扬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恶吓说：“广播电视里不要老宣传拥护毛主席”。这是旧中宣部的阎王殿里的黑话。这充分显示了他们的反革命嘴脸。你们反对宣传“拥护毛主席”，你们要宣传“拥护”什么人呢？岂不是想把一小撮被全党全国人民唾弃的反党分子“拥”上台，实现反革命复辟么？你们这种打算，只能落得个可悲的下场。

一九六二年七月，他又跑到东北去反对“天天讲毛主席”。我们就是要天天讲毛主席，天天读毛主席的书，天天温习毛主席的指示，天天学毛主席思想。“天天讲毛主席”，一切牛鬼蛇神就没有空子好钻了，一出来就被戳破了一活动也就被抓住了。

周扬是一个对毛泽东思想刻骨仇恨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那些冠冕堂皇的话统是骗人的。上面这些材料，还不足以说明这个人的真面目是多么反动么？

周扬猖狂地为一切牛鬼蛇神翻案，向革命人民反政倒算，鼓动和组织过被批判的形形色色反革命分子和资产阶级“权威”向党进攻。

一九六一年三月十九日，“三家村”反革命集团的《燕山夜话》开张了。只隔一周，三月二十六日，《文艺阵地》立刻抛出了一篇题为《题材问题》的言论。这篇文章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文艺纲领。它是在周扬、林默涵授意、指导之下写的，并经过他们精心修改。这篇文章提出了一个煽动性的口号，叫做“用一切办法广开文路”。

他们要“广开”什么“文路”呢？没有什么抽象的“文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之间，只能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开”社会主义文艺的“文路”，就要堵塞资本主义反动文艺的“文路”；“开”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反动文艺的“文路”，就要堵塞社会主义文艺的“文路”。他们说，“广开文路”是为了“不使任何有才能之士、有用之才受到冷淡或压抑”，对了，这就暴露了他们原来是要“用一切办法”为那些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受到“冷淡或压抑”的反革命分子翻案，好让那些有反革命性的“志”的牛鬼蛇神，利用报刊、文艺的工具，通行无阻、横冲直撞地进行反革命活动。你看：反革命复辟可以走“武路”，也可以走“文路”，我们一定要“用一切办法”粉碎他们由“文路”实行复辟的梦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请看周扬是怎样在各种“座谈会”上，接二连三地为那些被“压抑”的“有志之士”翻案，狂热地鼓动他们向党进攻：

(下转第四版)

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

（上接第三版）

他狂热地歌颂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他说：右派中“有些很有头脑的人”，十分“宝贵”，那些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青年人“很有学问”，要“注意培养他们”。他利用职权，千方百计把一批穷凶极恶、腐朽不堪的反革命分子和右派扶起来，当作“宝贝”，网罗进他控制下的各种机构中去，高官厚禄，关怀无微不至。连老汉奸、大流氓周作人，也批给他一个月几百元，帮他吮吸劳动人民的鲜血！相反，周扬、林默涵一伙对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的青年，对无产阶级左派，刻骨仇恨，咒骂他们是“头脑简单、情感简单、趣味简单”的人，因为他们心目中“有头脑的人”，就是反毛泽东思想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

他极力附和胡风的反革命言论，为胡风翻案，完全暴露了他同胡风站在同一个立场。他说：“胡风说，机械论统治了中国文艺界二十年。……如果我们搞得不好，双百方针不贯彻，都是一些红衣天主教，修女，修士，思想僵化，言必称马列主义，言必称毛泽东思想，也是够叫人恼火的就是了。”我一直记着胡风的这两句话”（一九六一年六月十六日）。这是多么毒辣的黑话！胡风是一个凶恶的反革命集团的头目，周扬却把胡风的话当成祖宗的“教训”一样“一直记着”，就因为十分欣赏胡风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刻骨仇恨，对毛泽东思想刻骨仇恨。“言必称毛泽东思想”，是有所指，毛泽东同志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批判那些坚持王明路线的人“言必称希腊”，其中包括了周扬，周扬一直恨在心，现在就被口骂出来了。你对“言必称毛泽东思想”感到“恼火”，因为你是个资产阶级，你是个洋买办，你要言必称洋人，言必称“别、车、杜”（即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才觉得舒服。周扬还在一次吹捧胡风的“精神奴役的创伤”说，要作家根据胡风的反革命理论，去写劳动人民的“落后、迷信、偏见、猜忌”等等，丑化和侮辱劳动人民。什么“批判”过胡风，统统是假的，是骗人的。还有什“红衣主教”、“修女修士”、“思想僵化”，这种胡风式恶毒至极的语言真是叫人怒火直冒，修不下去！周扬用这种黑话来辱骂无产阶级左派，辱骂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工农兵，只不过使人们看清了他这个修正主义者的黑心黑肺。其实，把“红衣主教”这顶帽子回敬给周扬，倒是很适合的，当时披着红袍子，打着黑旗子，抓着文化战线印把子的，不就是我们吗！

一九六一年六月，周扬又提出“我们要培养海瑞上本的精神”。这正是《海瑞罢官》演出之后，“三家村”的“兄弟”们“破门而出”“失败了再干”的进攻的时期。在周扬伙同文化部前党组书记齐燕铭的指挥下，《谢瑶环》《李慧娘》等大批毒草正在先后演出。周扬一再鼓吹“海瑞精神”，是为了组织一场大进攻，把矛头指向党中央，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翻案。一九六二年，旧中宣部主要领导人又一次提倡要学习魏征，他们一个“海瑞精神”，一个“魏征精神”，找到了反革命的共同语言。

周扬还说：“首先要改变这种统治和被统治、改造和被改造的关系”，这就直截了当地说出了周扬的目的就是要“改变”无产阶级专政，让“被统治”的反革命分子、胡风分子，海瑞，魏征，等等，变成“统治”者，一窝风上台专政，疯狂地镇压革命人民！

周扬到处攻击鼓吹资产阶级的“自由化”，要把各个协会、各个文艺团体、机关学校变成类多非俱乐部。周扬等人一九六一年七月抛出、八月一日又修改印发的《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的意见》（草案），即所谓“文艺十条”，其中心就是推翻毛泽东文艺路线，推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文艺的领导，实现资产阶级自由化。

“文艺十条”中攻击“在文艺如何为政治服务的问题上”存在着所谓“狭隘的、片面的、不正确的理解”，这就是周扬黑话原封不动的翻版。周扬所痛恨的“狭隘理解”，就是文艺紧密地为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服务，把文艺当作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武器。周扬所谓的“广阔”，就是“十条”中一再尼德的“对于题材，不应有任何限制”，就是《文艺战线》在《题材问题》专论中所说的“帮助人们认识世界的多样性，历史的规律性和生活的复杂性”。

“不应作任何限制”是要多非俱乐部的反革命口号。任何事情都要受一定条件的限制，不受“任何限制”的事物是不存在的。问题在于是革命的限制还是反革命的限制，进步的限制还是反动的限制。无产阶级文艺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就一定要接受无产阶级政治的限制，政治统帅文艺，自觉地由无产阶级政治利益出发来考虑题材问题；不接受这种限制，就会接受资产阶级政治的限制，变成资产阶级文艺。“借古讽今”“崇洋非中”的毒草盛行一时，“离经叛道”写“中间人物”等反社会主义的坏电影、坏戏、坏小说相出迭见，就是资产阶级反革命政治限制的结果。揭破在“限制”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欺骗，是为了使人们看清周扬所谓“不应作任何限制”，其真实要求文艺不受六条政治标准的限制，不受为工农兵服务的限制，让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和各种大毒草统治文艺，实行反革命的大复辟。

他们所谓“世界的多样性”，其实只有一样，就是要美化 and 歌颂那些腐朽没落的地主阶级分子、资产阶级分子及其知识子多种“多样”的丑态。在周扬看来，创造无产阶级英雄人物、歌颂无限灿烂的工农兵生活是“狭隘的”、“单调的”，只有大力地去描写资产阶级糜烂不堪的生活方式，才叫“多样”，有什么“美的享受”。他们所谓“生活的复杂性”，其实也很简单，就是修正主义文艺中的红军队士同革命白匪相混之类美的阶级调和论和阶级投降主义，就是修正主义文艺中美化叛徒、奴才、阿飞、地富反坏右的肮脏手法！就是修正主义文艺中欣赏剥削阶级阴暗心理和精神分裂的丑恶笔墨！一九五九年，赫鲁晓夫无耻地吹捧肖洛霍夫时，就说什么“一个人的遭遇”的“伟大意义”是“表现了普通人的复杂的和丰富的精神生活”。赫鲁晓夫的应声虫们要我们去写什么“生活的复杂性”，不就是要我们去向肖洛霍夫之流的叛徒文学看齐吗！

周扬大力推销现代修正主义的黑货，提出了“全民文艺”的修正主义口号。一九六一年十月开端的苏共“二十二大”，公开宣布了“全民国家”、“全民党”，赤裸裸暴露了自己用资产阶级专政代替无产阶级专政的叛徒面目。周扬急忙响应。他借一九六二年五月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周年的机会，又玩弄了一个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大阴谋。把他手下的资产阶级“权威”，集中到北京，以“写文章”“总结经验”为名，发动了一个反毛泽东文艺路线的高潮。这次伙人在周扬、林默涵的领导下，过着贵族老爷的生活，一天到晚密谋如何打左派，如何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干了许多见不得人的肮脏勾当。最后抛出了《文艺队伍的团结、锻炼和提高》（《文艺报》社论）、《战斗的胜利的二十年》（何其芳）、《关于创造人物的几个问题》（陈荒煤）、《关于电影创新问题的独白》（瞿白音）……等一批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对毛泽东文艺路线进行了全面的极尽恶毒的歪曲和攻击。周扬亲自抓了一篇《人民日报》社论。三月十五日，周扬在一次会议上专门对“社论”内容作了详细的规定，定下了调子。后来又仔细修改。这篇发表时名为《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文艺》，中心就是用赫鲁晓夫的“全民文艺”来代替无产阶级文艺，用为“全体人民”服务来篡改改为工农兵服务的毛泽东文艺方向。

“全民文艺”是周扬一贯的修正主义思想。他多次提出过“全民的

文学”“全民的文化”这类修正主义口号。到了苏共“二十二大”之后，他竟觉得有了洋主子作靠山，又有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头子的批准，就干脆把这个口号变成一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纲领，用《人民日报》社论的形式，强加给全民。

文章说：“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内的以工农兵为主体的全体人民都应当是我们的文艺服务的对象和工作的对象。”这是对于毛泽东思想极其恶劣的篡改。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十分明确地指出：“我们的文艺”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又指出：“工作对象问题，就是文艺作品给谁看的问题”，“文艺作品在根据地的接受者，是工农兵以及革命的干部”。为工农兵服务，以工农兵为对象，这是二十年来无产阶级文艺的根本方向，是阶级路线，是决定文艺阶级性质的根本条件。今天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更是这样。周扬企图用所谓的“统一战线”来偷换文艺的工农兵方向，硬要把文艺阶级作为我们文艺的服务对象，这是要篡改无产阶级文艺的阶级性质，使它变成资产阶级手里的反革命工具。周扬把资产阶级革命的対象当成“工作的对象”，是要我们把对资产阶级批判的批改改成对资产阶级的歌颂，用这条“全民文艺”的修正主义的路线反掉毛泽东的文艺路线，为资产阶级复辟“广开文路”！

文章提出了一个口号，叫做“加强作家、艺术家同人民群众的联系”。这是一个原封不动从赫鲁晓夫那里搬来的修正主义口号。赫鲁晓夫做过一个报告，题目就叫做《文学艺术要同人民生活保持密切的联系》。苏共“二十二大”通过的搞假共产主义的所谓《苏联共产党纲领》中，就根据赫鲁晓夫的报告写上：“文学艺术发展的主要路线是加强同人民生活的联系。”为什么苏修这样欣赏和热衷于“联系人民生活”的口号呢？因为这个口号就是抛弃革命，就是抬高反革命。第一，它把作家、艺术家放到一个高高在上的贵族老爷的位置，只要要求他们“联系”一下“人民”，完全反对同工农兵结合；第二，赫鲁晓夫所谓“人民”，就是“全民”，就是那些资产阶级、高薪阶层。“密切联系人民”就是密切联系资产阶级、高薪阶层，为资产阶级服务；第三，它取消了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改造，使资产阶级作家可以完整地保存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放手写反社会主义的反动作品；第四，类多非俱乐部也可以变成所谓“加强同人民联系”的一种形式，使反革命组织、反革命活动合法化。周扬把现代修正主义文艺当作“主要路线”的口号搬过来，是为了取消毛泽东同志关于文艺工作者“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的指示，使修正主义路线进一步统治中国的文艺界。

够了。此人是一个报告狂，我们不能列举这几年周扬多如牛毛的大小报告中所有反动内容，从这一部分事实中，已经足以看出周扬的真面目。平时以两面派面貌出现的周扬，在这场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攻的大风大浪中，完全暴露了反革命一面派的面貌。然而，“物极必反”，反革命派趾高气扬的充分暴露，反过来为革命派的反击提供了致命的子弹，周扬一伙就这样自己为自己准备了垮台的条件。

摧毁黑线的顽强抵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直到一九六二年九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周扬还在积极参加反对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阴谋活动。他伙同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积极支持并鼓励为反党分子高岗翻案的反党小说《刘志丹》的出版。他亲自接见写这本书的反党分子，亲自审阅了这部小说，称赞这本书“做了一个模范”“树立了一个榜样”，他们企图借假借这部小说，洗刷高岗的反党罪恶，篡改党史，推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正确结论。

他们的反党阴谋很快被党中央和毛主席识破了。在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再一次强调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并且直接批评了周扬等人。

毛泽东同志指出：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毛主席和党中央对周扬等人，又一次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和耐心的等待。但是周扬却又一次利用反革命的两面派手段，抗拒毛主席同志的指示。十中全会之后，他利用职权，依靠混进党内、政府里、军队里窃踞重要职务的反党野心家的支持，压制左派的反击，力图再一次使用两面派的伎俩，把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的力量保存下来，继续同无产阶级较量。于是，在广阔的思想上阵地，接连展开了一场你死我活的争夺战：

一、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刚开过，周扬为了掩盖自己的反党罪行，急匆匆在一九六二年十月十九日向参加加文艺工作座谈会的人作了一次所谓“传达”。一面把自己打扮成是“不能说情况是很充分”的左派；一面歪曲十中全会精神，说什么文艺界“基本情绪是好的”，“反党、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发表得……不多”，力图把许多大毒草都说成是香花，麻痹革命人民。又说什么“也不要走向另一极端”。就是说不批判资产阶级，不要铲除毒草。无产阶级刚要开始反攻，他就决心抵抗到底。

二、紧接着，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在周扬的批准、指示和亲自策划下，在山东召开了所谓“孔子讨论会”。这是周扬伙同一小撮反党蛇蝎派对十中全会革命精神的一次反攻。这是一个资产阶级右派猖狂得发了狂的黑会，演出了解放以来所未曾出现过的向封建专制朝野致敬的丑剧。

三、一九六三年元旦，柯庆施同志根据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的精神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向上海文艺工作者提出了“写十三年”的倡议，希望文艺创作大力反映十三年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现实，歌颂工农兵中的英雄人物。这个革命的倡议马上受到了以周扬为首的文艺界修正主义集团的抵制和攻击。一九六三年一月，在中宣部召开的文艺工作会议上，周扬组织林默涵、邵荃麟等一伙人，从小组会到大会，围攻“写十三年”的口号。在这次会议上，和接着在四月二十七日的全国文联委员扩大会上，周扬还亲自出马，大讲“不论什么题材都能反映时代精神”，“不要以为只有描写现实，才是主导的”。到了一九五五年，当他向青年业余作者作报告的时候，他却板起面孔批评什么“三年前”提出“写十三年”的时候，“有的同志就曾经表示不能接受”，好像他当时还是个积极分子。这真是虚伪透顶了！怎能能够这样子厚颜无耻，用撒谎来吹嘘自己呢？

四、一九六三年上半年，毛泽东同志对“鬼戏”、“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等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严厉指出周扬、齐燕铭、夏衍、林默涵领导的文化部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部”。周扬在一九六三年八月和十月的两次关于戏曲工作的讲话中，就说什么“主张演鬼戏不一定是资产阶级思想”，竭力对抗毛主席的批评。周扬还根据他投奔的反党野心家的谬

论，公开提出所谓“分工论”，说什么“特别是京剧，适合于表现帝王将相”，制造反对革命现代戏的理论根据。他还吹嘘什么戏曲改革已经取得“巨大的成绩”，妄想把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统治舞台的罪恶掩盖起来。

五、一九六三年九月，周扬专门召开了一次包括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各所和各报刊负责人的会议，带头围攻戚本禹同志《评李秀成自述》这篇革命文章。他在会议上喊叫“李秀成是一个民族英雄，把他说成叛徒是完全错误的。”指挥郑拓、翦伯赞之流出来“反驳戚本禹”。这个阴谋被毛主席及时发觉和制止了。

六、一九六三年十月，周扬在哲学社会科学部扩大会议上做了报告。这个报告的第三部分是讲国内任务的，根本不该当时思想战线上严重的战斗任务，相反，却大谈“整理和研究历史遗产”。他拿出了旧中宣部一伙人的黑话，拚命攻击所谓“用简单化的办法乱贴标签”，“标签”就是指阶级分析。他在会上排斥左派，捧出了一大批修正主义者、资产阶级“权威”来控制这次会议，在历史组做“反修报告”的就有郑拓。要郑拓来充当“反对修正主义”的领导，这不是开玩笑吗？不，这是做政治交易。周扬要投靠反革命的野心家，就一定要支持他们手下的“三家村”。

七、一九六三年十二月，针对反党黑线对文艺界的反动统治，毛泽东同志再一次尖锐地指出：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毛泽东同志还说：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这个指示，同上面周扬吹捧戏曲“巨大成绩”的谎话，针锋相对，当头一棒，完全揭穿了周扬的反动立场。周扬却继续狡辩，妄想蒙混过去。一九六四年一月，周扬就在这次会议上公开反对毛主席的指示，他说：“文化部错误不一定是路线错误。”“大多数人是认识问题的，包括文艺部门的领导成员和我自己也在内。”他以为这样一“包括”，他们就可以重演检讨几句、变为正确的那套反革命两面派把戏了。

八、由于周扬等人一再抗拒中央指示，一九六四年六月，毛泽东同志又一次向文艺界的修正主义领导人提出了极其尖锐的批评，向周扬等人提出了严厉警告。这就是从本年开始时顶的被周扬篡改的，周扬见势不妙，再抗拒下去就有自己灭顶的危险，于是在文化部搞了一次所谓“整风”。这是一次欺骗群众、压制左派、包庇坏人、维护自己的假“整风”。一九六四年一月，周扬在一次“报告”中就利用“批评”“夏衍等”的机会，吹嘘他从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就是“在主席教导下工作的”。“我的错误和你们的路线错误不同”，是“没有经验”对他周扬是不准批判了，对别人的批判也要“有领导”，“即一定要经过”他们反革命修正主义“领导”的“批准”。这是《阿Q正传》中假洋鬼子的手段：不准革命。

九、在毛主席的亲自关怀下，一九六四年七月，举行了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一贯反对京剧革命现代戏的周扬和他的后台老板，突然假意热心起来。周扬又扮演了作“总结发言”的角色。这篇修改了多少遍的讲话，虽然想尽量装得革命些，却仍然露了马脚，他把夏衍向香港报纸记者发表歪曲京剧革命的谈话，说成是“对京剧现代戏估计不足”；他还公开宣称：“不是说《谢瑶环》整个的都反动”，尽量开脱旧派的反革命罪行。

十、一九六五年初，在毛主席的号召之下，对于杨献珍、谷城县的反动点和一批坏电影的批判正在展开。周扬深知这些批判深入开展下去会危及自己的反革命统治，千方百计加以扑灭。他用的还是反革命两面派的老办法：一面假意赞成批判；一面窥测时机，一有机会，就一下把运动拉向右转。二月下旬，正当一个批判高潮起来，周扬、林默涵立刻以“总结”为名，在北京召集几个主要报刊的负责人谈话，气势汹汹地指责这个时期发表的批判各种毒草的文章“打空炮”、“缺乏分析”、“教条主义”、“乱猜”、“夸大”、“光扣帽子”，进行了疯狂的反扑。他们还攻击和嘲笑工农兵群众的评论文章“简单化”，“不能代替专家评论”，想把工农兵的批评打下去。他们公开说：“批判夏衍、田汉等人，过去与现在要分开，政治与学术要分开。”又说什么“有些人已经不耐烦了，……就算了”，一个“分开”，一个“算了”，这是对毛泽东同志发动的文化革命的反击，是要强迫对资产阶级的批判就此刹车。此计果然奏效，大批批判资产阶级文章就此被死死扣押在他们的阎王殿里。

十一、一九六五年九月，周扬等人以为他们已经把革命群众压了下去，稳住了阵脚，可以演三部曲的第三部曲了，马上迫不及待地向党进行反攻倒算。他们在北京召开了一个全国文化局（厅）长会议，周扬和他的后台老板，一齐登台，疯狂诬蔑毛泽东同志。他们还把夏衍、阳翰笙等人请上主席台去，趾高气扬地坐在那里继续为无产阶级敌的周扬，在作报告时一再安慰他们：“不要老是想到我挨了批评，批评得多一点，少一点……批评得过重或是不够，总是有的”。向他们暗示批评得大“多”太“重”是可以翻案的，只要我周扬不倒，你们总不是不垮台的，以后可以东山再起。并再一次把自己说成是“觉悟很迟，纠正很慢”，是“认识问题”。以为这样就可以把他们这一伙人全部保护过关，继续对无产阶级专政了。

十二、最后，就是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周扬在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大会上做的这个报告。这是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开展九天之后，无产阶级左派同资产阶级右派进行你死我活斗争的严重时刻。旧北京市委、旧中宣部、旧文化部的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为了坚决抗拒毛泽东同志关于批判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指示，进行了一系列反对反社会主义的阴谋活动，疯狂地打击左派，包庇右派，妄想扑灭在晨曦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在这个重要的时刻，周扬决心寸步不让，抗拒毛泽东同志彻底革命的指示。在他的报告中，只字不提眼前这场风雷激荡的斗争，就当作世界上根本没有对《海瑞罢官》这回事。一九六六年一月，周扬的报告正式发表。这时，距离他作报告的日子已经一个多月过去了；在这段时间里，革命人民则对《海瑞罢官》的斗争已经进一步展开，一小撮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者则在作最后的顽抗。周扬在他公开发表的报告里，公然继续篡改毛泽东同志的指示，表示决心抗拒到底。

同志们请看：他们是多么顽固地抵抗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啊！他们对无产阶级左派是抱着多么刻骨的仇恨啊！革命的火焰要烧到他们的头上了，他们就死也不肯后退了！他们就要动员黑线、黑店的所有力量反扑过来了！

当我们回顾解放以来文艺斗争的历史时，可以清楚地看到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一条毛泽东文艺路线，是红线，是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了历次重大的斗争，把文化革命一步步推向前进，作了长时间的准备，直到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向资产阶级全面进攻的、亿万人民参加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直控进周扬一伙的老巢。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文化路线，是黑线。它的总头目，就是周扬。周扬背后是最近被粉碎的那个阴谋篡党、篡军、篡政的反革命集团。胡风、冯雪峰、丁玲、艾蕤、秦兆阳、林默涵，田汉，夏衍，阳翰笙，齐燕铭，陈荒煤，邵荃麟等等，都是这条黑线在上面的人物。他们内部不同集团之间经常发生各种矛盾和排斥，但在有一点上是一致的：他们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反对工农兵群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政治立场。“批判”胡风的周扬又采用了胡风的恶毒语言，是他们本来就立场一致的缘故。（下转第五版）

中国在今年一年内,成功地进行了三次核试验,这对美帝国主义和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相互勾结,妄图实行核垄断,破坏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革命斗争的阴谋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对正在进行抗美援朝斗争的英雄的越南人民和全世界正在进行英勇斗争的革命人民是一个巨大鼓舞,对保卫世界和平是一个重大贡献。

摘自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新闻公报》

格里巴同志致电中共中央政治局

中国新的核爆炸成功是毛泽东思想的新胜利

新华社二日讯 中共中央政治局收到了比利时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雅克·格里巴发来的电报,热烈祝贺我国新的核爆炸成功是毛泽东思想的新胜利。电报全文如下: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

我们党于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进行的新的核爆炸,向你们,并通过你们向中国共产党,向从事这一任务的工人、工程技术人员和科学工作者,向中

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致以兄弟般的祝贺。

由于这一次成功的试验,以全世界人民的头号敌人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帝国主义者和帝国主义的新胜利,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新胜利,是马克思主义革命的新胜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新胜利。这是全世界革命的阶级、人民和民族的胜利。

这次核试验的成功,是中国人民、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防御力量的新胜利,是社会主义科学技术的新胜利,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胜利,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新胜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新胜利。这是全世界革命的阶级、人民和民族的胜利。

比利时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雅克·格里巴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十日

河内华侨热烈欢呼祖国新的核爆炸成功

七亿人民对帝修反的大示威

新华社河内电 河内市各界华侨代表十二月二十九日隆重集会,热烈庆祝祖国又成功地进行了又一次新的核爆炸,热烈欢呼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又一伟大胜利。

会议开始时,各界华侨代表们首先打开红彤彤的《毛主席语录》,齐声朗读,然后全场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以表达他们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限热爱和无限崇敬。

河内市华侨联合会主任廖胜在会上讲了话,他说,伟大祖国又成功地进行了又一次新的核爆炸,使海外华侨感到无比欢欣鼓舞。这次核爆炸的成功,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祖国正在轰轰烈烈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丰硕成果。

廖胜说,祖国成功地进行了核试验,是对美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

各国反动派以及国内外一切牛鬼蛇神的沉重打击,

对正在进行的抗美援朝斗争的英雄越南人民和全世界革命人民,是个极大的鼓舞,对保卫世界和平,是个重大贡献。

廖胜号召河内市各界

华侨热烈响应林彪副主席

的号召,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把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更高,坚决同越南兄弟一起,彻底打败美国侵略强盗。

各界华侨代表也纷纷

在会上讲了话,热烈庆祝祖国新的核爆炸成功。

集会结束时,全场热烈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河内《新越华报》十二月三十日发表题为《毛泽东思想又一伟大胜利》的

社论说,中国人民新的辉煌的成就向全世界人民表明,只要掌握了毛泽东思想这个精神原子弹,就能有物质的原子弹。

社论指出,中国在短短的一年内,成功地进行了三次核爆炸,这是用

非洲和阿拉伯国家朋友欢呼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中国核爆炸使世界被压迫人民扬眉吐气

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指导下进行的这次核爆炸成功,也是正在同美国侵略者及其走狗进行斗争的亚非拉各国人民的胜利”。信中中说:“中国核武库的不断发使全世界被压迫人民扬眉吐气,使帝国主义的核讹诈破了产。”

坦桑尼亚桑给巴尔一位青年工人代表他的同伴

前往中国领事馆表示祝贺。他说:“这次核爆炸成功证明,人民一旦掌握了毛泽东思想,就能创造出奇迹”。一位桑给巴尔助理医生热烈地握住在那里工作的中国医生的手说,“你们国家越是强大,我们非洲人民就越是高兴”。

一位桑给巴尔工人说:“让帝国主义者在

新的核爆炸面前发抖吧。中国掌握了这样强大的武器,不仅有利于中国人民,也有利于世界人民”。一位桑给巴尔青年说,中国进行了新的核爆炸,“美国佬吓得要死,而全世界人民拍手称快”。

伊拉克一位青年年到中国驻伊拉克大使馆表示热烈祝贺时说:“中国新的核

试验的成功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毛泽东主席不仅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而且得到全世界人民的无限尊敬。”

一位伊拉克工人说:“美帝国主义和苏联修正主义现在勾结在一起,力图实行核垄断,威胁世界和平。中国进行核试验完全是必要的。”

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致电周恩来总理

中国核试验的新成就就是对亚洲人民最有效支援

新华社二日讯 周恩来总理收到了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发来的电报,热烈祝贺我国新的核爆炸成功,电报全文如下:

北京 周恩来总理先生阁下:

伟大英勇的中国人民和他们的各位领导人以及他们的杰出的、光荣的毛泽东主席一起,正在庆祝自己在掌握核能方面所取得的新的辉煌成就。柬埔寨和柬埔寨人民毫无保留地、衷心地分享中国人民这种无比愉快的心情。柬埔寨和柬埔寨人民和永不屈从于帝国主义旨意的亚洲和世界各个国家和人民一样,对此感到莫大的欢欣鼓舞。现在,美帝国主义在用炸弹、凝固汽油弹肆无忌惮地摧残我们英勇的越南兄弟的同时,竟敢厚颜无耻、洋洋得意和傲慢地自称是人类中真正慈善的人。

伟大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成就是亚洲的成就,特别是全力起来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亚洲各国人民的成就。这一成就,对他们为了拯救自己的独立、自由和千年的光荣历史所遗留下来的民族财富而进行的反对美国野蛮侵略罪行的斗争来说,是最有效的支援,也是他们争取最后胜利的最大的希望。我向中国表示衷心的钦佩之意和诚挚的祝贺,并向阁下致以最崇高的、兄弟般的敬意。

柬埔寨国家元首

诺罗敦·西哈努克

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

于金边

也门萨那纺织厂纺纱车间的工人们听到了中国又一次核爆炸成功的消息

表示感到非常骄傲。一位名叫萨勒哈的工人说:中国掌握了核武器,对帝国主义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对亚非各国人民是一个巨大的鼓舞。”

另一位名叫扎贝阿巴的也门朋友说:“中国又一次核爆炸试验成功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证明了中国一年比一年飞跃前进。这是中国人民响应毛主席号召的结果。”

并不等于投降,更不等于肃清影响;掐掉了这条黑线,还会有今后的黑线,还得再斗争。阶级斗争,政治斗争,总是要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反映到文艺上来的。战斗的路还很长。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要随着形势的发展不断向自己提出新的更高的斗争任务,决不能因为一个战役的胜利就麻痹起来,陶陶然。

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它触动了人们根本的政治立场,触动了人们世界观的最深处,触碰到每个人走过的道路和将要走的道路,触碰到整个中国革命的历史。这是人类从未经历过的最伟大的革命变革,它将锻炼出整整一代坚强的共产主义者。当前是一片大好形势,但斗争的道路是曲折的。会有反复,会有起伏,会出现种种假象,会遇到反动势力的反扑和软化,要准备再打若干回合;但胜利必将属于掌握了毛泽东思想的、善于学习的、团结群众的、革命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只要按照毛主席的这个教导认真去做,善于总结经验,使我们的认识跟着客观过程的发展而不断发展,我们就能练出一身敢于革命、善于革命的真本事。被这场文化大革命的滚滚洪流冲垮掉的,是一小撮旧世界的残渣余孽,是刚刚阶级遗留下来的各种腐朽制度和精神枷锁。中国人民将空前巩固地团结在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之下,高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迈着革命的大步,朝气蓬勃地去创造一个红通通的共产主义的新世界。

①《清宫秘史》是一部彻头彻尾的美国主义的影片。一九五〇年三月开始在北京放映。它一面无耻地宣扬屈辱投靠外帝国主义的奴才思想,美化光绪皇帝和地主阶级中的保皇党,疯狂地叫嚣要依靠“洋人”打进来“帮助皇上恢复皇位,重振朝纲”;一面狂热地诬蔑英勇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杀人不放火”“犹如疯魔”的“拳匪”,极尽丑化之能事。这个影片同美国帝国主义一个腔调,完全适合了美国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需要,完全适合了美国帝国主义的是走狗进行反革命复辟的需要,而同毛泽东同志《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的伟大号召相对抗。可是这部美国主义电影出来后,由于党内一小撮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鼓吹,不但没有受到批判,反而被捧成是“爱国主义”影片。那些反毛泽东思想的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竭力阻挠对这个影片的批判。他们实际上“爱”的是地主资产阶级,他们用以观察问题的的是地主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他们是真正的“保皇党”,这不是很清楚的吗?鼓吹《清宫秘史》的“大人物”当中,就包括有在当前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他们反毛泽东思想的反动资产阶级世界观,他们保护剥削阶级、仇恨革命的群众运动的本质,早在建国初期吹捧《清宫秘史》时就表现出来了。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一期)

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

(上接第四版)周扬一伙用一打一拉、封官许愿、招降纳叛、相互吹捧等等卑劣手段,把一批叛徒,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极端个人主义者,都收罗进来,安插到各种岗位上,去当作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工具。他们还竭力用种种方法,使青年中毒,变成资产阶级的接班人,罪恶地把一批青年作者拖入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店。这条黑线控制了文化界,控制了各个协会,又伸展到各地,用所谓“会员”制度和重重迭迭的“协会”组织,养了一批资产阶级作家,排斥打击工农兵,搞了大大小小一批“裴多菲俱乐部”。这条黑线是为资本主义复辟服务的。今天,我们一定要砸烂他们一切“裴多菲俱乐部”,捣毁他们修正主义的阎王殿!我们一定要把所有文艺单位的领导权从资产阶级手中夺过来,彻底夺过来!要把那些腐朽的资本主义关系和封建关系,坚决地加以摧毁!

周扬不是曾经自封为什么“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吗?由于周扬窃取了党在文化方面的领导岗位,并利用党阔兼学阔的地位,把自己装成党在文艺方面的代表,不断吹嘘自己,吓唬别人,造成了这种假象。事物是作为过程而展开的,透过现象认识事物的本质,常常需要一个观察的过程,需要一段让隐藏着的本质充分暴露出来的时间。这并不奇怪。这种情况,过去有,今后还可能发生。然而,当那些反毛泽东思想的“大人物”的真面目暴露之后,回过头一看他们的历史,便会从庞大的假象中发现渺小的本质。周扬公开的文章和内部讲话,只要仔细一查,充满反动的谬论,错误百出,一戳就破。至于周扬自己的所谓“文艺理论”,不过是鸡零狗碎地从洋书中抄一些句子罢了。有什么了不起呢?

周扬不是吹嘘他是从“解放区”来的吗?其实,在延安的时候,他同王实味、丁玲、萧军、艾青等托派分子、叛徒、反党分子是一路货色。周扬是一个混进革命队伍的资产阶级分子。三十年代,周扬是王明路线的执行者,是以鲁迅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文艺路线的反对者。四十年代初在延安,他仍旧顽强地宣告“在美学上,我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忠实信奉者”(《解放日报》一九四一年七月十七日)。他到了革命根据地,却极端厌恶革命根据地。一九四一年七月十七日至十九日,他在《解放日报》上发表过反党杂文《文学与生活漫谈》,诬蔑和攻击“延安也有自

它一个圈子,它的一套。都穿同样的制服,拿相差不多的津贴,……你在路上走,会从前后左右到处听得见挂在人们嘴上的老一套的革命术语。多么的千篇一律,丝毫没有变化啊!”他用资产阶级“反对派”的反革命语言,攻击延安“太窄狭”,“太呆板”,“容不下自己”,狂妄之极地要求“延安也决不能满足于自己已有的一套,而必须力求改进,使自己成为更广阔,更包罗万有”(《解放日报》一九四一年七月十九日)。这是在毛主席所在的地方,在全中国人民心中的革命圣地延安写出来的话啊!这样恶毒,同王实味的腔调有什么两样!一到无产阶级掌权的地方,周扬的资产阶级本性就爆发成仇恨的反党叫嚣了!“包罗万有”,就是要把牛鬼蛇神也“包罗”进来!果然,在周扬这三篇反党杂文带头之下,冒出了“包罗”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丁玲的《三八节有感》、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在内的一批反革命的奇文。周扬这种反动立场和思想,受到了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尖锐批评。但是,他始终抗拒毛泽东同志的批评,死也不肯同工农兵结合。这种资产阶级反动本质屡教不改,到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就进一步发展全面的修正主义路线。

周扬是一个反革命两面派。他之所以能长期蒙蔽一些人,同他这种两面派的手段有很大关系。要学会识别两面派型的人物。两面派是混入无产阶级内部的阶级敌人向我们进行斗争的一种策略,在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他们只有用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办法,才能够混下去。阴一面,阳一面,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用的是马克思主义词句,贩的是修正主义黑货,在不失利时退却,在有利时进攻,用假检讨来蒙蔽,用真进攻来反扑,招降纳叛,结党营私,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实行资本主义复辟为自己的最终目的,这就是他们的一整套策略。识别这种两面派,要看他在重大关键时刻的政治立场,特别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时的政治立场,不能相信那些顺风向转的表面文章。揭露这种两面派,要靠群众运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不就烧掉了周扬的伪装,暴露出他丑恶的灵魂了吗?

揭发出周扬这条黑线,文艺界就万事大吉了吗?也不是。揭发出来,

阮友寿主席发表新年祝词

号召南越军民英勇战斗夺取更大胜利

新华社河内二日电 据越南南方解放电台一日广播，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阮友寿发表新年祝词，号召越南南方军民在新的一年里，以压倒敌人的气势，继续英勇战斗，不怕艰苦，不怕牺牲，坚决战胜美国侵略强盗。

阮友寿主席在祝词中指出，在过去的一年中，越南南方军民发挥人民战争的无敌威力，在所有战场上、在春、夏、秋、冬四季里，把敌人打得落花流水，初步打败了最凶恶的帝国主义侵略者所发动的局部战争，在军事、政治、经济和外交等各条战线上，取得了许多重大的胜利。

阮友寿主席说：美国强盗虽然处于穷途末路，但它仍然十分顽固和狡猾。我们必须战胜美国强盗，必须推翻美帝国主义的走狗集团祸国殃民的制度。这是我们全体军民钢铁般的决心。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取得独立和自由，才有真正的和平。

阮友寿号召南方军民在新的一年里，要以压倒敌人的气势前进，不怕艰苦，不怕牺牲，无论时间多长，也决心战斗下去，坚决夺取全面的最大的胜利，进而夺取最后胜利。

阮友寿主席还对南方烈属、伤病员和被关禁在敌人监狱里的爱国者表示亲切的慰问，并祝全体南方军民踊跃投入各方面的竞赛，创造更大的成绩，夺取更加辉煌的胜利。

发挥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

南越军民六年歼敌一百零五万

其中包括美国侵略军十二万三千五百多人

据新华社河内一日电 据越南通讯社报道：英雄的越南南方军民，在过去的六年中发挥人民战争的无敌威力，共消灭和瓦解敌人一百零五万人，把最凶恶的帝国主义打得焦头烂额，取得了极其辉煌的胜利。

据越南通讯社的报道，英雄的越南南方军民在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六年中消灭和瓦解的一百零五万敌人中包括美国侵略军十二万三千五百多人，全歼敌人一百零八

营，其中包括美国侵略军三十七个步兵营和装甲营。

报道中指出，从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三年，越南南方军民为挫败“斯特利-泰勒计划”而开展的三年游击战争中，共消灭

和瓦解伪军二十五万人，打死打伤美国“顾问”一千五百多人。

在一九六四和一九六五两年中，越南南方军民又挫败了美帝国主义的“重点绥靖”计划，消灭和瓦解敌人将近四十六万

人，其中包括美国侵略军二万一千三百多人。

报道说，面临着伪军和伪政权彻底崩溃的危机，美帝国主义从一九六五年起，采取了新的军事冒险行动，向越南南方大举增兵，直接侵略越南南方，把侵略战争扩大为“局部战争”，妄图以此来挽救它失败的命运。但是，它们的一系列进攻都相继遭到了惨重的失败。而在一九六六年的头十一个月里，越南南方军民就消灭和瓦解敌人三十四万人，其中包括美国侵略军十

多人。

报道说，六年来，解放武装力量一手掌握着战场的主动权，一手发展游击战争，不但保卫了解放区，而且在敌占区加强了对敌人的进攻。

观看中国武汉杂技团的演出

西哈努克亲王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据新华社金边电 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十二月三十日晚上，在观看了中国武汉杂技艺术团为他举行的专场演出后，同杂技团团员们进行亲切的交谈，热情赞扬柬中友谊。

亲王对杂技团团员们说：“你们的访问给予柬埔寨人民、柬埔寨政府以及我本人极大的鼓舞。柬埔寨把中国当作老朋友。我相信柬中两国的友谊今后将得到巩固和日益发展。”

他说：“我再一次向中国和中国人民表示感谢，因为他们派遣了著名的杂技团来柬埔寨以便增进柬中友谊。”杂技团为第一届亚洲新兴力量运动会举行的演出，对进一步增强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力量作出了贡献。

他祝愿杂技团在各方面取得成就和胜利，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演出结束时，西哈努克亲王向杂技团献了花篮和银质奖章，并且给杂技团的团员一一佩戴上。

三十日晚上观看演出的有：国家元首私人顾问宾努和宋双，王位最高委员会副主席和王宫事务总监康托尔亲王，王宫会议议长蒙达那，内阁首相朗诺，副首相沈法和毛赛，国家元首办公厅主任黄鸿萨以及古伦等柬埔寨知名人士。

中国柬埔寨大使陈叔亮观看了三十日晚上的演出。一些国家驻柬埔寨的使节也观看了演出。

杂技团二十九日晚上在金边为柬埔寨—中国友好协会演出。

老挝琅勃拉邦爱国军民去年大立战功

作战三百多次消灭敌人两千多名

据新华社社康开二日电 据巴特寮电台广播，老挝琅勃拉邦爱国军民在一九六六年十月的一年中，在反击敌人对解放区进行进攻的英勇战斗中，取得了辉煌战功。

据统计，在这期间，琅勃拉邦爱国军民先后作战三百一十八次，消灭敌人二千零九十二名，其中打死敌人一千零四十名，打伤四百一十三名，俘虏一百一十三名；缴获各种武器二百八十五件和大批

军用物资；还击落敌机四架，击沉击伤汽艇八艘。

这一年，琅勃拉邦省的游击战争有了进一步发展。各地游击队积极配合主力部队和地方部队作战，英勇保卫解放区，其中仅巴森和川银两县的民

兵和游击队，一年来就消灭敌人一百九十二名，缴获敌人许多武器和大批军用物资。

巴特寮电台还广播，老挝芒塞爱国军民，去年十二月二十日，击落美国T-28型飞机一架，飞机上的美国飞贼也被击毙。

向印度政府提出修改被迫签订的不平等条约

锡金不丹要求收回自主权利

印度当局大为慌张正对锡金不丹施加压力

新华社拉瓦尔品第一日电 据巴基斯坦报纸报道，受印度政府控制和压迫的锡金和不丹两国政府，最近都要求修改它们过去被迫同印度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要求归还自主权利。这使印度扩张主义者很慌张。

《巴基斯坦时报》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报道，锡金大君最近向印度外交国务部长辛格明确表示要修改一九五〇年签订的印锡条约。这项条约是锡金大君的父亲被迫签订的。

印度政府利用这个条约把锡金变成它的“保护国”，蛮横无理地控制锡金的外交、国防、交通大权。

在这以前，印度报纸曾经透露，锡金大君要求修改印锡条约的主要内容

包括：把管理国内交通的权力归还锡金政府；外交权由印锡分管；国防仍然

由印度掌握。

《巴基斯坦时报》说，锡金大君还向印度外交国务部长提出：印度政府应当减少在锡金的驻军，关闭在锡金的电台监听站和间谍机构。

这家报纸还说，迪·辛格借口要同锡金大君“讨论”有关的问题，请他到印度去，可能从印度把他送到其它国家去“长期旅行”，不让他返回锡金。这样，印度政府就在锡金另外建立一个傀儡政府。

另据《巴基斯坦时报》三十日报道，不丹大君也要求修改一九四九年签订的印不条约。这项条约规定不丹政府在对外交关系方面受印度政府的“指导”。不丹大君现在要求取得由他自己来指导对外关系的权利。

印度外交国务部长迪·辛格最近也慌忙赶到不丹，向不丹政府施加压力，

极力挑拨不丹同印度以外的邻国的关系，威胁不丹政府。但是，据《巴基斯坦时报》说，不丹大君认为，不丹同中国、尼泊尔和巴基斯坦建立友好关系，是符合不丹的利益的。

我们怀着极其兴奋的心情观看了阿尔巴尼亚国家歌舞团的精湛表演。这些节目从各个不同的侧面，反映了战斗在反帝反修前线的阿尔巴尼亚人民英勇的斗争生活。整个演出晚会充满着革命的豪情，充满着中阿两国人民兄弟般的战斗友谊。

阿尔巴尼亚歌舞团的演出，使我们看到了“欧洲的一盏伟大的社会主义的明灯”的光辉形象。在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重重包围之中，英雄

的阿尔巴尼亚人民顶住了黑风，踏破了恶浪。《修正主义者的阴谋破产了》这首歌，表达了阿尔巴尼亚人民对修正主义的鄙视和仇恨；他们和中国人



一月二日，中央领导同志周恩来等观看罗马尼亚军队歌舞团演出。演出结束后，周恩来等同志上台和演员合影。

新华社记者摄

革命的歌舞 友谊的花朵

红 兵

民以及世界革命人民一道，为捍卫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原则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斗争，戳穿了修正主义者的阴谋，今后必将取得更加伟大的胜利。

在革命化大道上奋勇前进的阿尔巴尼亚，正在以恩维尔·霍查同志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领导下进行着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舞蹈“山丘变良田”表现了年青

一代，热烈响应霍查同志和劳动党中央的号召，奔赴农村，正在沿着劳动化、革命化的道路前进。这个舞蹈以生动的形象，崭新的语汇、明快的节奏，描绘出今天阿尔巴尼亚青年，一手拿枪建设社会主义；一手拿枪同帝国主义的现代修正主义作斗争的革命形象。合唱《歌颂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双弦琴独奏《革命人民的最强音》，舞蹈“游击队之舞”等等，都表达了阿尔巴尼亚人民的强烈的革命激情。从他们的歌声、琴声和舞步里，我们深刻地了解了阿尔巴尼亚人民山鹰般的英雄性格和革命精神。

演出晚会始终洋溢着中阿两国人民的伟大革命友情。一位来自都拉斯的海港工人唱着《地拉那一北京》歌曲，使我们感到格外亲切。他那质朴而浑厚的歌声紧紧扣动我们的心弦。这个声音是革命友谊的声音，也是我们两国人民团结战斗的声音。特别

令人激动的是阿尔巴尼亚同志们还用中文演唱了我们最喜爱的《大海航行靠舵手》和毛主席语录歌：《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等。当着一位歌手，穿着阿尔巴尼亚人民军战士的军服，带着亲切的感情，高举着鲜红的《毛主席语录》本，放声歌唱的时候，台下的观众一起随同这位阿尔巴尼亚同志同声高唱：“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台上台下的歌声连成了一片，中阿兄弟的真挚感情完全水乳交融在一起了。

“友谊之舞”是演出晚会的最后一个节目。这个舞蹈充分表现了中阿人民团结、战斗和伟大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

正如我们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所说：“中阿两国远隔千山万水，我们的心是连在一起的”，“不管世界上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两党、两国人民，一定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让我们携起手来，在毛泽东同志和恩维尔·霍查同志的领导下，在反帝反修的斗争中，在革命化的大道上，奋勇前进吧！



阿尔巴尼亚国家歌舞团演员唱毛主席语录歌

桑托斯大使举行招待会

庆祝古巴革命胜利八周年

新华社二日讯 古巴共和国驻我国大使皮诺·桑托斯今晚举行招待会，庆祝古巴革命胜利八周年。

国务院副总理陈毅、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杨明轩、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和各方面负责人应邀出席招待会。皮诺·桑托斯大使和陈毅副总理先后在招待会上祝酒。各国驻我国使节也应邀出席了招待会。